

雨林向海

——从夏至到冬至 海南宁远河藤桥河溯源之旅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崖州
海南日报社三亚新闻中心 联合出品

A 临水立邑，千年不搬



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，曾遭风漂流到琼南振州，受到冼夫人后裔、别驾冯崇债款待，驻锡一年，成为海南文化史上一件耀眼的大事。

“无水不立邑”，海南唐宋诸州治所在大中河流出海口附近，其中琼州治宋代才定位府城，万州治避乱搬迁，从隋唐至清末一直未改位置的，只有儋州和振州（宋以后的崖州）。不过儋州城地势低常遭水患，且井水咸卤，位于宁远河北岸的崖州城却水患极少，条件出奇优越。

崖州古城和肥沃的崖城平原，都是宁远河的儿子。

宁远河的崖城大拐弯，由于特定水文，激流深切河槽与史前淤积高埠紧邻，城南就是良港。唐代与宁远县并立的吉阳县“在州城东，后废”，是崖城“居吉居阳”形胜的精辟总结。

崖城故址当代海拔比周边高出约两米，唐宋淤积未熟，相对高差应该更大，城址无惧水患，成就了海南罕有州治“千年不搬”的传奇。从鉴真、卢多逊、丁谓、胡铨到王士熙，唐宋元诸多名人遗迹都集中在这小小地埠及周边，可谓异彩纷呈。

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，宁远河口淤积逐渐加速，冲积洲不断向浅海发育。从宋至晚清，港口因水情不断外移，有明确位置可考的右岸主港外迁四次，左岸两个辅港各迁二次，但州治“百水不淹”的优势无可替代，于是港迁城留。城港不断远离，是宁远河口文明演化的基本脉络，随之而来的是农耕圈不断扩大，人口逐渐增多。

12世纪末以前，宁远河下游“其深莫测，传有龙潜”，在海上丝绸之路中，位于宁远河口的前沿港口无疑非常重要，可惜记载湮没了。

水运能力是崖城之所以成为州治、县治的基本条件，20世纪其水运地位被条件更为优越的三亚取代，崖城的治所身份最终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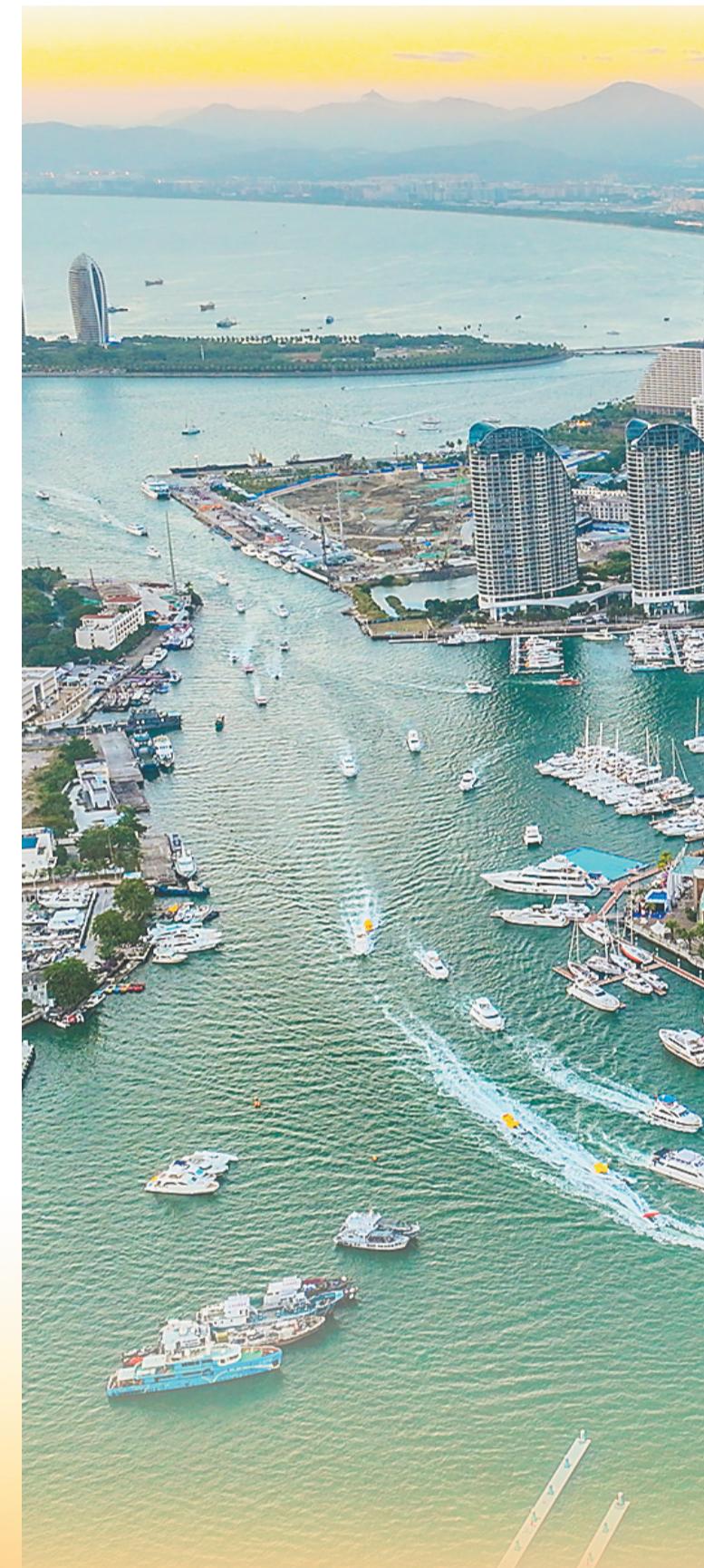
B 唐宋江口，喜迎鉴真

崖州古港多传奇

■ 何以端



宁远河河口岸线及港口变化示意图。虚线为推测的古岸线，粉红为宋，淡紫为明，深紫为清后期。绿字为现代地名，红星为港口及其运作年代。底图取自当代地图。 何以端 制图



三亚港一带，游艇穿行在河流入海口。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

大约两宋之交，州治下游不远出现了新地港，该港“在州西三里，潮水与水南大河相接，通船，分入大疍港。”新地港位于今迎旺塔东南，宋代属“保平坊”，可以认为是后世保平港的先声，这是主港外迁的第一个讯号。

南宋淳祐年间，知军毛奎开挖城北后河（大部分河段是史前涸河道，他挖通了东部淤积的“天然堤”），使宁远河水环绕州城。这是琼南第一项重大治水工程，由此城圈更加安全，大片土地陆续得以灌溉。元人王仕熙《江亭记》描画了后河美丽风光，从此“二水夹流”成为崖城形胜。

明初立千户所城，向西、向北扩建成垣后，后河成为城北护城河最宽阔的一段，其历史身份渐渐湮没。城西北水面最宽，城西南不远就是河口，登城楼一望就是海，所以西门叫“镇海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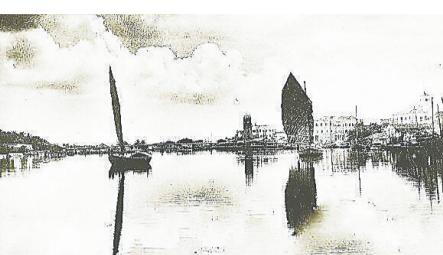
清末，护城河大半淤废，唯有部分老后河和引水段仍活水流淌，河深约五米，清澈宜人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还是天天跳下去洗澡，海南建省后陆续被填埋建房。十余年前，这条了不起的南宋人工河干涸河道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宋代城南渐现江心洲，元代城南始有木桥“万里桥”，证实江心洲已经定型，过桥上洲，渡宁远河主流至水南，环岛路再次贯通。

此后，宁远河淤积加快，港口多次外移，越迁越远，间隔也越短。大约元至明初，现在临高村及以南逐渐淤积起新的“江心洲”。明清之交，宁远河已形成稳定的“双龙出海”格局，即大疍港所在的现代河道，与保平港所在的保平河道。这种水流更有利于沙洲向河口方向延伸生长，清代江心岛已扩到今保平港。

元明间，保平港迁入“州西五里”保平河道，这是保平港之名首次出现，也是她的第二次外迁。管治全州渔航事务的河泊所设在“保平里”，证实保平是主港，人多税丰，陆路交通也非常重要，桥渡记载清晰。到清乾隆时期，保平港外迁至“州西八里”今保平村一带，晚清则出至河口、“州西十三里”的今保平港。

自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“州西八里”保平港兴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平河道走向淤塞，仅余“铁炉塘”，“保港”公路沟通县城。保平村的水运黄金时代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，历史文化名村保平村的古建，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的，经济重心移向今保平港，恰恰使保平村古建得到保护。而现代保平港，已发展成为三亚市中心渔港。



1929年停泊在海口港附近的船舶。资料图

海南环岛港口众多，水情良莠不齐，附近土地瘠薄不等。先人胼手胝足，因地制宜，创造出色彩缤纷的农耕与海洋文化。

崖州东翼有三亚河的毕潭—三亚港，西翼有楼河口的望楼港。明代永乐开始的大航海时代，这两个港口一跃成为朝廷指定的南洋、西洋“贡舶”首泊港，有过好几十年的热闹辉煌，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，她们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《明史》载永乐三年“以诸番贡使益多，乃置驿……广东曰怀远，怀远驿接待除日本、琉球之外的海路诸国，也就是西洋、南洋所有‘番国’。同年，德化驿移驻乐罗（今属乐东黎族自治县），成为怀远驿的前沿关防，即外国船只来朝贡的报到港，在此进行身份认证，补给淡水与食物，上报有司，等待命令北上。德化、怀远，在含义上是密切呼应的。

《琼台志》载“凡番贡，多经琼州，必遣官辅护”，又载“望楼港……番国贡船泊此”，望楼港促成了德化驿、望楼河口今乐一村内，驿站遗址仍清晰。

毕潭港是明代三亚河主港，朝廷特指占城国贡船首泊于此，故址在水蛟溪与六罗水合流之处，回新社区以东、红树湾楼盘以西的一段三亚河、水泊及附近洼地。不过随着河口拦门沙舌往南延伸，毕潭港出海口越来越偏南，也渐渐淤废，河水最终在鹿回头脚下的狭窄海门夺路西出。清初，新兴的三亚港取代了毕潭港。

琼北南渡江情况较为特殊，受琼州海峡强烈东北洋流的挤压，其河口三角洲无法延长，淤泥多被冲散到西南广阔的海口湾，乃至北部湾。海府地区的港口虽不优良，但位置一直稳定，历史上依靠在港外深水区接驳大船实现海运，是沟通内地的门户。

儋州北门江同样面临河道淤塞的问题，元明以后河道越冲越宽，洪水频繁威胁州城。城西十四里便是北门江出海口，其北不远有洋浦港，其南有新英浦，两处都是古儋州的海运门户。万州治，北宋大观年间移至今万宁市万城镇，依托太阳河和金仙水下游的优越地利发展灌溉农耕。州城离海港略远，但利用被称为“小海”的潟湖（古称周村港）通过和乐镇的港北港（古称港门港，又称小海港）同样能比较方便地开展海运，宋代港门港一带有“番神”庙，“商舟往来必祷之”。

综上可见，古时海南“四周军”均有稳定的海港，其他不少县治也有相应港口，海南的海洋文化与生俱来，渊源深厚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）



位于乐东境内的望楼港。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